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嘉言

儒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

釋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信心念佛是人善根福報無盡。○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道有諸衆生作是念言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使稱名者咸得如意。○朝禮上聖福慶九祖長保三光天地同年。

感應

晉僧惠要居廬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澄心繫想想三聖相沈厚不言經三十年忽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

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至期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唐僧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發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水。亦湏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卧。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醞醕。皆不經口。凡有親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眾。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

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顧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遂化

唐僧法照蚤從釋教精意念佛勤懇不懈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觀五色雲中有梵剎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為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

繞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未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前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復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唐僧少康法師。縉雲周氏子。生好念佛。自少出家。年十五。通法華楞嚴華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貞元初。往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集。放光探之。乃善導和尚化導文師曰。若於淨

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大陳薦獻修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徃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岩宋房耄耋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承此福亦合得生耄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宋僧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以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以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

宋唐州泌陽尉李珣平素念佛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巖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珣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珣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珣亦其數也珣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遍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珣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

宋僧道生鉅鹿人魏氏子生好念佛精心求道後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席吐納明辯雖鳳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

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闍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厲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至闍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麝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眾。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

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
懸天。天始言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衆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
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
座說法將畢。衆見塵尾紛然墮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
誓有證。

宋僧道敬琅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
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
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永初元年。謂衆
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弥時方滅。春秋
五十二。

晉劉程之字仲思。號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
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干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
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采
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鑿石為誓文。以志

其事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美道安貧精研玄理。無持禁形。宗張等咸嘆仰之。嘗貽書閔中與什肇。揚確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誦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花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謂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徧。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卧床上面西。合手而化。

昔有婦人甚事佛。其夫不信。婦白壻曰。人命無常。可修福德。壻無心懶惰。即復白壻。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振鈴作聲。稱南無佛。壻曰。甚善。如是經久。其壻命終。獄卒义之。擲鑊湯中。义振鑊作音聲。謂是鈴聲。稱南

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閒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念佛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篋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幡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面佛作禮。濟之驚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援濟手。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亦睹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村間多歸法者。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曹。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初患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在此。汝等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院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規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往來入屋。叱喝僧規。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行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荅曰。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作何福罪。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荅。赤衣人顧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福罪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秤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秤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秤之。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

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去。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誤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路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花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誤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違白衣家。殺鬼取人。亦有錯誤如汝比也。規曰。凡人罪業。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患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守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念佛為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賁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睹神光。燦爛慶所希幸。於是摸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為念。微患至夜忽起。依

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方逝。儼然如生。

唐釋智欽。專習禪業。又禮念一萬五千佛名一百遍。後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願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窓觀之。即見佛身光明。燿華寶蓋。騰空而下。欽應時飛去。

唐韋臯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臯為記略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竒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往詣他邦。販賣求利。涉路進引。到曠野中。迷失徑路。靡知所趨。值天暑熱。渴乏欲死。各各跪拜諸天神等。以求福佑。皆無有感。時諸商中有一優婆塞。白眾人等。如來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厄。而往拔濟。我等今者。歲共至心。稱南無佛陀。以救苦厄。時諸商客。聞是語已。各各同聲。稱南無佛陀。

顧見救濟此諸渴熱於時如來遙聞衆客稱佛名號與天帝釋尋往到彼諸賈客所降大甘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達到本國。

唐鎮江邵彪夢至一官府有一官人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知令引彪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彪乃作人聲呼彪姓名彪遂念阿彌陀佛號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信。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歛惡血滴流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攬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花數朵。

宋慧才法師號廣慈晚居雷峰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面西趺坐而化。

宋有基法師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為弟子廣談玄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壯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花。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智嘆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宋若愚法師居雲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達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諷十六觀經畢。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偈云。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宋守真法師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排香華入殿供養。就坐而化。

宋晤恩法師姑蘇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出。乃絕食念

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鑪三繞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次日恩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衆聞空中絲竹之音。依稀西去。

宋知禮法師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衆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唐法順法師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歸則順亡。

唐懷感法師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唐德美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行般若。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輟。通禮七衆。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宋思義法師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衆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座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五代志通法師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正心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願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寺衆昇相現前。乃起禮佛。趺坐而化。

唐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睹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虫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

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唐寶相法師。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遍。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遂坐而化。

晉僧濟法師。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馮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念佛。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乘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晉慧恭法師。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

歸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

唐僧藏法師。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餒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花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唐神皓法師。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木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空。

宋法因法師。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宜心淨業。偶在疾。集衆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宋了然法師。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

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念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詩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燭天表。

宋智仙法師。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黎明。師始亡。

晉慧虔法師。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嘆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乘講道。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虔公耳。虔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散。

宋曇鑑法師。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旦。趺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轅道廣。弘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宋曇泓法師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峻聚薪焚身。舍利數百。人見
其身金色。乘金麻向西去。

隋釋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
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
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
滿室。遂坐而化。

隋釋壽洪汾陽人。常念佛。欲往生西方。將亡。見毗率華云知是天童子來迎。師
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遽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唐釋善曹博野人。勤薦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
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
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亡。

唐釋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益。必用回向。因
在齋。弟子聞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伽鼓
翼祥。倏然而化。

唐釋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莫。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會焉。日過午。慙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唐釋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徧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會。俄見鸞空中乘七寶船。謂綽曰。汝淨土堂宇已成。眾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中。皆欣仰嘆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嘗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唐釋智琰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琰與寺眾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唐釋神素居蒲州講阿毘曇。華云無此法成實論。願早登安養。後弟子

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隋灌頂章安人。日以念佛為事。臨終示寂。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唐釋辯才。襄陽人。潛自念佛以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護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趺坐而化。眾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唐釋惟岍。并州人。常以念佛修十六觀門。曾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岍頂禮兩淚曰。幸由肉眼得睹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岍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而逝。

唐釋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嘗專心淨土。日念阿彌陀佛。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旨。見神旛數十。西來繞山。旛出異光。以燭其室。

唐釋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祈請者或見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六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長安。進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日以念佛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車輪。

唐僧銜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聞淨土之法。始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感芳圓果二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慶抃。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名。皆生我國。人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御寶車來。謂曰。吾法藏也。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

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惟是佛輩。佛指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鍾聲。芳果曰。鍾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

唐釋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通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衆聖。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臺隱。師彌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花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世間。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宋楊傑。繪文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感佛來迎。

宋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衾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祝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繞行。戲宮身挂縵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幡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宋陸偉。錢塘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一心念佛。率眾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宋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徃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扁鐫甚固。逡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引入。見蓮華樓閣。佛菩薩眾。遂請晞經。道果二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宋陸俊。家錢塘。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嘆。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徃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

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曰。此時好去。俊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宋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槊。往刺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接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宋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即化去。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沉香。忽衆聞沉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宋晉之。國號省齋。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三八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令召君。

三曰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元鄭氏淨安家錢塘。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得疾。禱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誦阿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昔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粧飾。設齋慶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

宋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空中。還索平時修行果目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宋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執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坐化去。

宋嘉禾鍾婆自誦彌陀經十卷餘。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

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聖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覺身而化。

宋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鷲粟然。

宋錢塘盛氏。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八八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旦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花發。我輩為人豈不_已。

隋釋慧雲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宋天台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花。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結志西方。願生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陞高座。身含奇相。鑪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熱心。于時七衆圍繞。飡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絃管繁雜。告於衆曰。兜率陀天音樂下迎。昂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睹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佳。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親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於報應寺。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

十年八月內也。道俗崩動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足下有普光堂等大字生焉。還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春不壞。坐固如初。又登講之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眾睹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靈章。行符明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

宋樓氏慧靖。西明將帥樓璘之孫。適寺簿周元卿。嘗披味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修。晚年被疾。忽見蓮華彩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宋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念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梵語稱中國支那華言國。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間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卧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宋錢塘陳氏媼。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嘗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宋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念佛。結印。覆地徐行。儼然立化。

家人飾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灰中。

宋釋慧明號晦庵。學于慧光僧錄。晚依青山常照寺。與至叶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寂。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此華言燒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宋居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唐居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寺。

唐居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生寶也。中以寺其生。言畢而逝。

宋。丘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及聞天人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轂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宋。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惟念佛不輟。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人夢古乘蓮花西去者。

宋。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舅氏曰。欲稟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閻浮。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中。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名。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宋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宋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窠。生卧榻前。謂衆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後繁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宋資州可慈妻范氏。震彬甫表姊也。好念佛經。至誠精一。早夜不廢。一日

家中烹魚已剝腹見脂裏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斲木為全體一家尊禮供養

宋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向西作印坐逝

宋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閣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宋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呪每旦向西一誦千徧或率眾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宋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嘆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

念佛翌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遂遷化。

宋周行婆家太平州。蚤年念佛精專。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宋釋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宋釋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晚居檀菴。專事念佛。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為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後七日跏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宋釋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嘗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花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脩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花徧滿空。

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宋釋齊王號慧覺。初於雲川寶藏建立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爲我集僧念佛。首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宋釋仲閔。三衢人。篤意念佛。受業祥符。著教義憲章集。一日升獅子座。見銀臺西方而來。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擗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宋釋瑩珂。受業雲川瑤山。徧叅教席。禪門後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缺。恐後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爲一首肯。旣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命。所願早升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衆誦彌陀經。師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宋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曦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花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宋釋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時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念佛面西而化。

宋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不輟念佛。一日會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跏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志節恭勤。常時念佛。依華嚴經作蓮花藏世界海觀。及作彌勒天宮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暴悶。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

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曰。是毗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至大業三年。禪定初成。勅召為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終。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顏如常。曰。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童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毗率天城外。未及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即無所見也。傍視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華嚴藏海。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蘇。童真問何所見。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便卒。

宋。釋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璣公。聞

法開悟。即後剝落。隨所至處。扁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赴黃蘗。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念佛含咲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

唐乾符中有僧怕以課誦念佛號為事。未嘗暫廢。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動已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坤。唐初為蕪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在灩澦堆為龍王之子。于今二百四十年。適聞師持課。大利益。故來遜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勅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皆業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甚異之。將復問。忽亡所在。

宋釋慧亨。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乍違。即在

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迴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衆念佛。復

云。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而化。

宋釋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元至順庚午。浙西連歲飢饉。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有司令坊正倩人昇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一婆子。無旬不腐爛。每日居眾屍之上。人怪之。搜其身懷中有小囊。貯念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為買棺。斂焚之。烟焰中現佛菩薩像。光明燁燁。因此發心念佛者極眾。

宋釋宗曠住長蘆。作蓮花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脩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花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花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此頌寔在人口。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

母謂曰。我見居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宋釋惟月。居諸暨化城明律學。日念佛以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高八尺。立空中。言訖而化。

宋釋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一日偶疾。請衆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聲出衆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異香郁然。

宋釋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端然作印而化。

宋釋曇懿。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花其大如屋。又一日。林允僧到床問訊。夜半衆聞念佛聲低。泊然長往。

宋釋太微。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額扁門。

念佛精進不怠。常縱步後山。忽聞划船笛。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娛。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冗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卻。跏趺地上而化。

宋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鄰。因久病。夢二使者追至一所。見樓觀巍然。若今大官府。使引之登階。入朱門。見庭下有男女僧道。雞犬牛羊。殿下有犬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玉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信州鄭鄰。王以筆點案上文字。顧吏曰。還是此鄰字否。莫誤追之。判官携簿前覆稱。令追處州松陽鄭鄰。王曰。若是則不干此人事。可即放回。復命檢生死簿。鄭鄰尚有一紀半壽。遂呼鄰前曰。看汝乃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曾念高王觀音名號。王曰。汝視此間罪囚。皆是不作善事者。鄰舉首見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名姓。罪犯事因。獄戶皆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鞠獄官吏。有戴牛耳幘頭者。鄰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可還世間。依舊積善。若見

戮人。只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名號。彼得因號受生。汝亦消災介福。鄰
曰。領聖教拜訖。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惟一白叟以杖指曰。由此而歸。
亟行毋緩。鄰憂撓。遂寤。徧體流汗。乃初六日夜矣。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少失利。秀竄逸。被掠經
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號。每夢寐輒
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容。如今畫像。因作禮豁然不
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

晉欒苟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征盧伯。值小失利。船舫
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誦念觀世音名號。俄見
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便投水就
之。體既浮涌。脚亦履地。尋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遂得濟。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太元中。苻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
走。歸晉。為鎮戍所拘。謂為游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脚杻械。置坑中。埋築至
要。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窮盡。唯繫心念觀世音。夜中

械忽自破。因得脫免。路經一寺。乃復稱念觀世音名號。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訴於晉帝。理此冤抑。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至京師。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為人所掠賣者。皆贖為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

宋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眾曰。生弘毗尼律也。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嘗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黎明合掌西望。跣趺而化。

昔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人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之家。各專一日。以次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因茲絕患。國人嘉慶慕焉。

元至正十五年冬。張士誠侵湖州。江浙丞相委令徑山屬院化城僧慧恭。

團結鄉民守禦界嶺。一日賊兵犯境。恭率鄉民與之格戰。賊敗走。獲四十餘人。送至官。夜宿西湖烏窠寺。黎明適前往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間。囚者見師神觀閑雅。持誦不輟。乃齊聲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救你不得。你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你。中間有三人信受其言。高聲稱念不輟口。既而官司取發。衆囚俱易枷鎖。偶至此三人缺刑具。但繫以繩耳。既到。審囚官獨鞠勘此三人。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二人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傭工。被虜。三人遂獲縱免。乃到烏窠拜謝大猷而去。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_{華言山鼠}竹林時。那羅聚落多諸疫鬼。殺害民衆。各競求請諸天善神。希望疫病漸得除降。如是數請。病無降愈。時聚落中有一優婆塞。語衆人言。如來在世。利安衆生。我等當共一心稱南無佛陀。以求救濟病苦之患。時諸人等聞是語已。咸各同時稱南無佛陀。唯願世尊大悲憐愍。覆陰我等。疾疫病苦。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厄。尋往化度。使修善法。永拔諸苦。見此疫病諸人民等。同時一心稱

佛名號。以救疫病。爾時如來。將諸比丘。往彼聚落。以大慈悲。熏諸民衆。勸令修善。疫病同時皆悉退散。無復衆患。

宋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尚目之。鄞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元寶雲僧文宗周者。象山人也。淹博教觀。持律甚嚴。尋常與人言。蹇訥不出口。至陞座豎義。講說滔滔。若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陞座講十六觀經終卷。欲與衆訣。左右進前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柰何告寂。宗周曰。衲僧家要行便行。有什麼後事。啓者益懇。於是下座。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火化。設利燦爛。

宋楊次公篤志淨業。不輟念佛。嘗作文勸人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從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能發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

沙河諸佛。有同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棄已靈。是誰之咎。公臨終時。見金臺從空而至。即說偈而逝。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宋周續之。字祖道。廬山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間居。窮研老氏。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於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文帝踐阼。召至都。問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辯析精異。上甚悅。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庭。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帝朝亦嚴冗耳。時號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曰。佛來迎也。遂合掌而逝。

宋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
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天經。不唯免死。亦能解
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
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念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群
盜驚走。遂得脫。

元鄞縣寶幢市周婆。精修淨土。每遇歲首。持不語。晝夜長坐。盡正月。遇盛
暑。就據會亭。施茶湯。盡一夏。年七十餘。一夕夢見大荷葉。徧覆寶市一境。
手持念珠。行道荷葉上。既而得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入其家。黎明婆
已合掌念佛而逝。嘗聞佛謂末法中。南閩浮提女人。獲生淨土者。多如雨
點。今以周婆觀之。良信。

元黃岩陳君璋。為人端重。寡言慎交。以善信服一鄉。年幾四十。與室葉氏
暇。則披誦法華。念佛惟謹。鄉無梁王懺本。君璋手書之。既畢。門首有山茶
秋吐花。而君璋漠如也。迨至

國朝洪武庚戌。君璋年六十。疾篤。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躬調藥食。

夜不解衣。晝不離病所。王氏又割股肉為粥以進。是歲十二月十一日。夕陽。嚙山。君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日沒處去。又曰。我死。宜依桑門閣。維華言法。言訖。合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絕。

國朝洪武五年。釋無愠。字恕中。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俞安人者。自百官市來。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念佛。修淨土。已十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鸛鶴之聲。洋洋焉。余自謂為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愠曰。是汝因聞經中有風吹百寶行樹。其音如百千眾樂及眾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既篤。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空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惟心淨土。本性彌陀。全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俞以手指其胸曰。吾自此疑團皆泮矣。

國朝天童照察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勉藏主勸其持觀世音菩薩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莫

如改持阿彌陀佛號方與此念忽一美婦人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瓶自戶外入立其面前。照驚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

國朝劉谷賢黃州人。隸虎賁左衛軍伍。嘗從太監鄭和操舟往使海外。諸番國經大海洋。谷賢忽失脚。隨水時風帆迅駛。不可以援。和令舟人升桅末望之。遙見一人隱隱在波濤中。出沒相去數十里。咸以為無復生理。須臾谷賢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之。有大魚長丈餘在傍。悠然而去。人皆異之。谷賢曰。余墮水不沒者。此魚力也。適戴余至此。余將沒者。數魚輒以鬚鬣負起。以是水不入口。舟中人問谷賢。爾平生作何善功。以獲此報。谷賢云。但念觀音經耳。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嘉言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歡喜心。無有死苦。

○若人於劇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歸命。即得安隱。○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禮佛者敬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劫中。合掌在我前。以無數倡讚。由是讚佛。故得無量福德。○抄寫經法。施人讀誦者。所生之處。口辯多才。所學之法。一聞領悟。諸佛菩薩常加擁護。○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其福實勝無量無邊。

○冥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恒值聖世。○若復有人。紙墨繡素。抄寫裝治。流通讀誦。當知其人。名書金格。○抄寫經文。令人代代聰明博聞妙蹟。○經者。聖人垂教。叙錄流通。隨我本心。廣寫供養。勸化天人。

因經悟道。因悟成真。得福無量。○執符把籙。保命生根。

感應

昔波琉璃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法。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槌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過一木槌子。如是漸次度木槌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干。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即涅槃也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槌。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

昔日有五百估客入海采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師問樓上人。汝見何等。荅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實是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趣。是入其口。我曹了矣。各各求諸天神。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復求所事。都無感應。中有五戒優婆塞。語衆人言。佛能救厄。當共同聲稱南無佛。此魚先世是佛破戒弟子。聞稱佛聲。得宿命智。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脫。以念佛故。俱免死厄。

唐錢塘梅先恒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持七齋。隣里呼為居士。天寶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復有何業。先荅曰。唯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虛耳。令檢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復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會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王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為屬戶。直曰。直為里正。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乞追子問。王令出帖追直子。須更有使者至。令送直還。遂活。說其事。時其子甚無恙。衆人皆

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宋新淦上坊朱五郎。素習白蓮社。咸淳年間。嘗夜夢數卒。驅之出門。有二僧。衣褐衣青。俗人衣白。同到隣人王紙馬鋪。見其家供佛。有位牌寫南無阿彌陀佛。遂失聲誦之。卒大怒。以杖逐出。仆地而覺。次早詣王宅。見一燈供佛。與夢中所見一同。乃知是夜得青褐白灰狗各一。獨一灰狗死。蓋朱五郎衣灰道服也。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脚踏蓮花步步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宋計公。西明兆原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失明。里中皆學喻。以譬軍圖印。

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圖。與皆學。諭是勸道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宋王闐。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跏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宋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託隣人書偈云。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異香滿室。即坐而化。

宋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湏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脰令直。經半日欲歛。忽舉手出衣被。矍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脰。以肘節捶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毗。華云。焚化。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宋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隋宋滿。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一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繽紛。弥空而下。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唐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火光遍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唐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唐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跏趺面西而化。

唐李和。遙安人。率衆為五會念佛。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

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牀坐化天香郁然
宋孫良家錢塘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
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
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唐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
日不絕。

宋胡嵩家雪川平時多念佛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嵩乃往
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亨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
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
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宋雪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誦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
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
花汝却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衆念佛為助即坐而化。

宋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花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有誦經聲

宋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隣庵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宋醴泉孟氏女精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親隣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眾人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幡華排空忽然遷化

宋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日命終

宋念佛道者陳氏曠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室前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眾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宋會稽胡氏淨安。禮念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宋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決生淨土。請照亨律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而去。

宋錢塘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丈。授我金座。遂坐其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為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宋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晝夜念誦。勤虔不懈。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

執手而化。

宋汾陽張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今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遂尔坐化。

宋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庵。見人唯勸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毋喜。遂有異香滿室。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

宋汾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遂逝。

宋沈氏妙智。四明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纍纍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唐長安京屠。因善導和尚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道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唐長安張鍾馗殺鷄為業。臨終見緋衣人驅群鷄至。呌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鷄散去。即端坐而化。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坷。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室。吾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歿。

宋王衷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跏趺而化。異香馥郁。眾皆讚歎。宋張迪居錢塘。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名鳥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宋賈純仁。雲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隋汶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否。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三沙彌一時俱化。

宋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隣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歿。

宋金璽。家會稽。業網魚。曰天華寺利行人。結白蓮社。蒙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宋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自幼好念佛號。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曰遊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剝。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

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湍道州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為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為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云：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墻門欲出。有一人金身長丈六許。語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吾弟子。爾往來善為護衛。追者再拜聽命。既出墻外。有堽轎甚飾。追者使我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叅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曰：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頷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

一丈戴鐵幘頭。着褐布袍。具筆劄。令女為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蓋洲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醜。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剉碓地獄。其室甚多。皆局鑄。右元不見人。遙見故姐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前追者復以轎乘見送。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役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已先逝矣。

唐成珪。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索遭風水遺失。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使楊覲往收珪等。覲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通行。至鎮江。方入船。鎖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飯食。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數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鎖忽然開解。形體脩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臥。珪乃拆所釘。拔身出窓外。至覲所大呼曰。

揚觀汝如我何。觀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蔡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豎枝。珪騎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一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所。便入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接近村。村民為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寮。為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觀既失珪。一時潰散。觀因此亦出家焉。

宋平江徐林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外水中行。惟誦觀音聖號。頭有金釵。恐為累。擲棄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嫗在所。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畏。足贈汝金釵。視之。乃向所棄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偶見其壻蔣世永。遂携以歸。

宋車世者。遭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念觀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接。

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曰。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慈忍。

宋右奉議郎。開封王梁。字才元。與其諸弟侍其母仁壽郡主。靖康丁未秋。自汴京泛舟東下。抵京口。艤舟閘內。遇辛道宗下軍叛。大掠城中。解舟欲出。而官網塞河不通。老幼七十餘口。號泣盡日。晡。群盜大呼于岸。以金誘舟人。告士族骨肉所在。才元舉家志誠誦大聖救苦觀世音名號。及大悲神呪。求哀請救。次日賊始登舟。囊橐一空。又次日賊掠婦女。時妻女輩皆匿避船隅。舟人有告之者。賊刃刺隅中。皆不中。亦不見有人。乃反捶告者。以為誕而去。至辰時。滿船經光赫然。須臾光中見大聖菩薩。以真珠帽冠其頂。謂曰。吾來救汝一家。即隱不見。又少頃有紅巾之士。持竹絲合一枚來。云。統制令傳語。無驚恐。發合中。皆新荔子也。午間。其渠魁郭李二人。同來相見。撫存備至。仍揭榜禁其侵掠。追取所失銀物得百五十星。乃自陳願以其餘犒軍。實避禍也。二魁既去。繼以羊米為惠。又有姓董人等來問。

大聖陰相之力。才元乃鏤板廣其事。勸人持誦聖號。

晉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木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恐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名號。頃之。未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木大懽喜。曰。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宋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曰。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見。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來問者。輒書與之。所求無不立驗。

宋番易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頽而長著皂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

去。崇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艤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刺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為汝醫。崇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攪眶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鉶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憇。復拉臥如初。崇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崇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郛。為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崇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元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咒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鷄至前。猫自僧

口出徑入籠擒鷄曰驚覺病頓獲愈

宋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不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梁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音名號鎖械自脫曰遂獲免終身齋戒

五代李儒俊為賊所逼危急夜踰垣出見賊縱橫並臥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世音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

昔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目而被放

晉劉澄隨費淹為廣州牧行達宮亭湖遭風澄母及其兩尼聲聲不絕唱念觀世音忽見兩人挾舟遂得安穩澄妻在別船及他船皆不濟

晉裴安起從虜得脫還南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追騎在後死在須臾以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遂抱之一擲便過南岬即失狼所追騎共北岬望之歎惋無極。

宋沙門道汪魯行梁州路次被賊所圍欲劫衣鉢道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音俄頃覺如雲霧覆道汪身群賊索之不見遂免斯難。

梁沙門法通自小出家極是羸弱日誦觀音晝夜不捨。一日於庭中樹下臥忽口中涎沫流液有三升許母問曰何事如此答曰向夢見有人贈三驢馱筋法通如散一馱被孃喚覺餘二馱失之自是忽覺身雄舉起一石白重五百斤。

魏沙門求那跋陀羅

僧名華言功德賢

天竺國人至此土國王欲請翻譯華嚴等

經緣未解此方言音旦夕禮懺祈請觀音因夢一人身著白衣而手持劍擎一人頭來即以劍斷跋陀頭更安新頭豁然得悟此方言音盡皆通會

晉沙門跋陀隨軍船而下至梁山軍船乃敗去岬懸遠跋陀一心稱念觀音遂投身江中水流深急一童子以手牽之乃得到岬童子忽然不見

晉沙門洪滿。在俗時。遇時疾。雙后癰。臂常念觀音。忽有一僧執蒲瓶在前。立。乃問曰。師從何處來。荅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也。汝但閉目。吾為醫之。洪滿閉目。但覺膝上如各拔六七寸釘相似。既為拔去。開眼乃差。魏末。那跋陀羅。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海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獲濟。其誠感如此。

宋釋慧簡。荊州廳事。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多鬼怪。無能住者。唯簡居住。一聞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身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歟。然還入壁中。簡夢向人曰。吾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肢不隨時。長樂公親自臨視。驚問之。子敖聊尔荅云。

能作馬鞍。乃令原釋。遂得遁。後造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

晉書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擁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獄。鎖械甚嚴。尅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被執。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念觀世音。必有感驗。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佑。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徑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一林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追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為苻堅尚書。堅末。兵革鋒起。為慕容永所獲。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

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目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中。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互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

宗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事訖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漁村火也。迴舟趣之。未旦而止。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

秦沙門釋道罔。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至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罔家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乃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

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同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現。一佛螺髻分明。有一長人。着平頂幘。箋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同。同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同公可為受香。以護主。今俄而霍然。無所復見。

晉徐榮者。琅邪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洑中。遊儻濤波。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稱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洑中。還得平流。沿江而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波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舵趣之。徑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夜風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知其為神光矣。

魏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主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後頭。至是。尅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繩索都斷。既因得脫。逸

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釋放。

魏攻涼州。城中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釋僧朗與焉。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彼為迫脅。實非本心。願勿加刑。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歸本鄉。然防守甚嚴。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岍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倉惶無計。投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舉頭祈求。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目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稍眠臥。良久。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

將非異人示吾路邪。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於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後不知所終。

元。徑山古鼎和尚。生稟侏儒。唇褰縮。齒露齟。聲嘶燥。膚腠皴皴。相工相之曰。以爾之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曰。自立誓禱之於觀音大士。日持聖號無算。夜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賤相化為福相。唇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腠光膩。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況陰騭紋已現。即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自隆教遷寶陀。自寶陀陞中竺。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

梁九江蘊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汎博。遊化自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所奉神廟不復宗事。悉施與融。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蘊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揆刃。形奇

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踞之。便腐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着黃皮袴褶。手執金剛杵。拍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粉碎為塵矣。

唐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有侍者否。師曰。有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裴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宋文帝尚食厨羞御饌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微。聽之。乃群外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鷄子。

宋嘉祐龍圖閣學士梅摯妻失明。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回而雙目復明。

宗平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歲不孕。將祈求繼嗣。轉觀世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子。

魏末魯郡釋法力。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彌明琛赴上谷乞材。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目舉聲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一時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

魏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賊所得。縛繫在樹。將欲殺之。唯念觀音至死不輟。引刀屢斫。皆無傷損。劫賊怖走。道集回而得脫。

魏沙門法禪山行逢賊。賊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知是異人。怖捨逝逝。

魏沙門超達博學多聞。時魏帝禁圖讖甚急。所在搜訪。有人誣指超達。乃收捉付獄。以車輪繫頸。遂專念觀音。至夜四更時。忽然不見車輪。因得脫。走行至天明。追者繼至。回伏草中。軍馬來路。對面不見。回茲得免。

昔西域有大商主。崇敬佛法。回泛南海。遭風失路。勤念觀音。俄見一僧。杖

錫凌空而來救濟不逾旬日。即復本國。曰茲方信佛法矣。

魏沙門僧實忽告衆曰。火急備香花課誦觀音以救江南某寺講堂崩倒之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當講法。聽衆數百人。忽聞西北有異香氣。及聞空中音樂。闔堂人一時出堂外。同共聽空中樂聲。講堂忽然崩摧。大衆之中。不損一人。

唐武德初。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為其所掠。至豳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掠得漢人數千。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善才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不輟。次到善才。初下刀時。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都不覺。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岍三百餘步。善才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晴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行。二

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雙鞋襪得着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
裏桃棗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
冬有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崖上反顧北看遙見賊
營數里人畜聲聞猶未眠臥善才雖到南崖猶恐賊來望家急行可行五
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
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善才前蹲坐將口拄善才見已還
閉目作念云若實我雙言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
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
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善才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

宋韓徽者居于枝江其妹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
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
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當將悉
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死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
經至數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宅之聲已而視其鎖雖然

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鎖徽如常誦經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取鎖詳視服其感通即免釋之徽自此勤誦殊至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驚覺起坐誦之了無差錯比至平明已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所存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歎其感

通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

發石頭城。舟行至中江。風浪大作。蓮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
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異香。芬馥不歇。蓮心獨嘉。故
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行墻。至蘭上買材。路經湖
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所。准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
暴風興作。浪湧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植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
婦人俱行。心懷恐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時既入夜。
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
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岸。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為富人。元康中。徙洛陽。長舒奉法
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隣家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在下風。自計火
已逼近。乃囑家人不得輦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燒訖。其隣屋
與長舒隔離。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為靈。里中有輕險少
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同時燥夕當焚其屋。能令不

然者可也。其後天旱風起。少年輩竄東垣擲屋上。三擲三滅。乃驚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荅曰。我正誦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後人咸敬異。

唐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為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此語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扁鑰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堯率天樂。天嘗立願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堯率。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倏然而化。

宋王虛中。名曰休。罷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

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裒金走
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
館於廬陵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
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傾城繼觀。累日不能
過。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之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
如。今請先生臥。即舉而入棺。言罷。遂臥。乃舉入棺。葬之。

昔佛告阿難。

華言

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

華言

多陀阿

伽摩。

華言

阿羅訶。

華言

三藐三佛陀。

華言

正

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

佛。心生歡喜。合十拍掌。翹於一脚。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
言。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
者。阿難。我以此偈讚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
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
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回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
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隋釋智通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凄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於懺堂。衆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霧然。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似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澡浴着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了畢。乃至裝褱。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倦廢。後遭胡賊。倉卒逃避。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巖下。獲之。巾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好。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慇懃。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開

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逡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勤敬也。

唐元和初。江淮人宋衍。應明經舉。至河陰縣。自病而廢。後為鹽鐵院書手。月得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識他業。年餘有運米過三門者。且不識字。請衍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為一月而致。極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其夫曰。三門舟路頗險惡。身或傾危。利亦何益。衍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羣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岬。扶藁以出。餘數十人皆不救。衍曰。撫藁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歿不捨。既晚。抱藁疾行數里。餘有孤姥鬻茶之所。茅店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姥憫之。乃為設粥。明日就屋南曝衣。解藁欲曬。於中得一竹筒。開視。乃金剛經也。即以示姥。竟不知其詳。姥曰。汝家楊氏。自汝去後。賣水寫經。朝夕禮念。由其至誠。故經來救汝。衍悲咽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從此去。校二百里許。可兩日抵家。與米二斗。叙別而歸。二日達河陰。見妻愧。

謝揚氏驚問曰。何以知之。備述其事。因出經以示妻。問其有何記認。妻云。寫時誤羅漢字。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蒙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畫稍重。字皆模糊。但十日來忽失此經。開看果如其說。衍感泣愧謝。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謂其妻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人封茶及絹以惠之。人至其地。人屋並無問其牧豎云。此水長無涯畔。豈有人家及徑路耶。始悟經神化現。越數載。相國鄭公絪為東都留守。召衍及其妻來問其詳。仍求其經。與男武職受持。月給錢五索。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目覩其事。遂叙之為楊氏徵驗。

唐汴州褚西倫。因亂備羗。充軍行營。一鎮河北。經涉九年。家中莫知消息。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為夫寫金剛經數卷。淨衣蔬食。每書一字。又合掌念一聲佛。寫經裝潢訖。其夜夫正在河北入陣交戰。失利奔竄。遇夜風雨。不知所適。唯見一道大光。猶如火引。尋光信脚。備涉平川。便回至家。妻見其夫。歡喜踴躍。遂開函視經。猶濕。

隋兵部尚書李綱。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

揖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頃獄卒擎一盃來。盛兩碗銅汁。三枚鐵丸。併將一鐺置前。鐺下自然火出。其中銅汁涌沸。煮鐵亦如火色。獄卒進盤。將軍以讓綱。綱懼。言飽。將軍纔吞一丸。舉身焰起。又飲銅汁。飽仰之間。兩碗俱盡。身既焦爛。良久如初。綱乃前問。答曰。地下更無他食。唯此物耳。公若不食。湏臾即為猛火所焚。苦甚於此。苟欲免之。當許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亦離此。綱既復生。一如所約。酷信佛法。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則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倅。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一世薰習所致。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我多。未領汝去。明日我共三女人回來。速設酒食。

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唧，不覩人也。都四度來，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却迴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喫粥，忽被風吹去，住是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流。琚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皂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繞行四五步，已見大江甚遠，又問作何善事。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於大聖慈寺寫大藏經五百餘卷，兼慶讚了。忽又有一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里，見一大殿巍巍，殿上有一僧長六七尺，語殿中王云：今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誣。王詰皂衫人云：於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荅云：山下見就領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云：緣漢州韋刺史亡，欲令汝作漢州刺史。琚都不諭。六七日放歸，凡過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金剛經，遂到家。使者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願得你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哭。自此頓悟。妻兒環泣云：沒已七日矣。琚後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忘。

昔浙東路有張公為商往西蜀回。乘船忽遭風浪溺於水中。川江風浪危
險性命難逃。張公平日持誦金剛經。未嘗輕慢。舊年曾施經一千卷。功德
不小。公忽於水中。如有神人將身一拽。不覺回頭。身在岸傍。只聞虛空中
有人云。緣汝施經。有此福報。汝當再延一紀。

元南劍路順昌縣余提幹。每日看誦金剛經。於至元癸酉間。乘船下福州。
至南劍州。船覆諸人溺水而死。獨留余提幹一人。恍惚間。如有人挾至岸
傍。正省。候間。身上懷得金剛經一本。信其靈驗如此。當時對天發願。刊施
金剛經一千卷。後歸到家。遂刊成此經。未得印施。忽然身死。分付其子曰。
我既往之後。千年永別。汝當為我印造此經奉施。於至元戊寅間。正欲印
造。遇畬寇臨境。又妨印施。自後全家遁問。遂得術人占云。汝家有大項功
德未圓。有金甲神人守此功德。遂將上項所刊註解金剛經印造一千卷。
其男余群馬將經逐部看過。然後奉施。後全家安寧。先亡超生佛地。
晉內史孟顗。請佛馭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
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

宋楚雲少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寸。作旃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刺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頃更風雷震山。烟雲入屋。相視不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

宋僧諱瑩。住江東廣嚴院。乃延慶法智尊者門弟子。禀承教律。深造淵源。故人以教主稱之。嘗以銀字書蓮經七軸。內佛菩薩字。則易以金書。筆法遒勁。殆超翰墨。王軸琅函。見者竦敬。師竟歸寂。是院家塔猶存。其經雖歷年所。而交收儼在。建炎中。院宇虜寇蕩盡。於瓦礫中獨獲是經。淳熙間。有法蓮講主住持。一夜正睡熟。遽聞喧闐如千萬人聲。驚起。乃見方丈別室遺火。火已穿屋。其經以小臺子閣於柱上。冒火捧下。略無所損。此經兩經烈燄。遠由大乘功勳。天龍翊衛。近則法師行願堅固所持。佛言。讀是經者。火不能焚。於斯驗矣。

隋嚴恭。丹陽人也。舉家信嚮善道。嘗誦法華經。一時誦至寶塔品。輟經歎曰。寶塔之內。有二如來。分身諸佛。其數不少。我何為不能感見。慨歎良久。

至夜忽夢一胡僧。自稱法脫。語曰。若誦此經。欲見諸佛。當解說書寫流通。供養。斯願可諧。恭曰。發心造經一百部。未及成辦。忽得重病。乃更發願。增造千部。病既愈。即於揚都住宅起造經堂。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隨得便營。書生常十數人。如法供給。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其人得錢。船過中流。忽爾沈覆。錢失人活。恭是日入庫。見元錢俱濕。頗怪。自後見貸人。方知沒溺。一日忽有異僧。年八十許。自云從龜茲國來。今往羅浮山去。聞君造經。願請一部。恭即授經。僧贈金一錠。重四十兩。願助造經。言已而退。恭再尋訪。莫知所止。又有侯志從番禺來。至宮亭遇風。船伴沈溺。唯志獨存。有人引入廟。見神人案劍而坐。問志還識蔣山造法華經嚴恭否。我欲寄錢一萬入其功德。語已便隱。志次日至當塗。忽見一人自言姓許。來覓侯志。乃留錢一萬。逼令受之而去。志思惟方知是神錢。纔到江寧。以錢付恭。恭志更彌堅。造至三千部。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燄燄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一函。即嚴恭所造。後發願云。無一字不經眼。無一字不用心。然嚴恭造經之多。至於子孫猶傳其業。世

世號法華也。隋季盜賊縱橫。聞其積善。皆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

唐武德九年。蘇州開元寺僧契玄。常持金剛般若戒。行無缺。發願寫經一百卷。流傳未就而亡。七年後。忽於空中喚諸弟子云。吾是汝師。初死見王。王問在生脩何福業。吾以持經事答。王遣吏檢簿。果云名行無玷。曾發心造經百卷。合生天道。王問曰。師且欲生天。且歸人世造經畢。始生上界。答以且願生天。王即判云。上生兜率。今已七年。吾先許百卷經。尚未周圓。汝可為吾寫畢。弟子皆從其命。遂問和尚何不現身。曰。吾自生天。身量長大。吾若出見。恐汝驚疑。

隋僧法泰。姓呂氏。初披戴為道士。已十餘年。忽厭彼宗。迴心大覺。乃往眉州鼻山。投師落髮。持誦蓮經。尋即通利。仍親寫是經一部。數有靈異。回辦錢兩千。將向益州裝潢。擔至笮橋。橋斷墮水。僕雖得濟。乃失衣籠。泰大呼曰。錢物尤闊。何忍其經。有人漉得者。當贈兩千。時有一人浚水求之。但得錢物。泰更失望。求覓忽覩洲中有一襪子。試取之。乃經也。草木所擎。宛無濕處。遂往裝潢。泊還寺供奉。每聞異香凝結。精進倍加。夜課一部。以為常。

式寺有彪法師講授。午夜看讀。嫌泰誦經之煩。欲勉低聲。及往。忽見泰之門前。神人無數。皆跪膝合掌。愧汗而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仍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郁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隋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荀氏。晦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遙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遶。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脩善。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為吉祥之地矣。

隋沙門法嚴。居郿州寶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路川縣建造寺宇。曾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昧中。忽見金剛神。手執經一卷。謂法嚴

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後罄賣衣資。書寫百卷。畢世受持。脩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歲。陞堂筆寫偈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筋斗。遂端坐而化。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一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荅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你不能縫衣。汝大褻褻。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螳螂。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慈悲為作功德救助。知姊貧迫。卒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問。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見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歛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

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

唐雍州僧法誠。弱齡穎異。依藍田寺出家。師事僧弘。弘亦神異之。僧誠奉師訓。誦法華經。以為白業。又行持法華三昧。嘗夢普賢勸書大教。即竭已力。書八部般若。常寫華嚴。感異色鳥舞下經案。手寫華嚴。正當露地。曰事而行。未及收舉。屬洪雨滂霍。及歸。經案儼然。餘並漂溺。至貞觀中。感疾。志願上生兜率。乃曰。今有童子相迎。吾即去矣。言已。口出光明。異香充室。恬然坐化。師誦蓮經一夏五百遍。縱值人客。非經部終。中不他語。略計十年。萬有餘遍。

宋僧元肇。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也。蚤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寫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唐長者李通玄。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山。館之齋中。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閱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

途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為擇栖止處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金龍之前。蹲駐。長者乃於金龍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宋湖州有娼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之夜。其母忽夢韻來。別云。某以書經之力。今得託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子。時蔡妻芳娘。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楊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往尋視之。女為之嗟然一咲。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於蟬出之時。買作醉蟬。恣意食散。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蟬山。被群蟬鉗其眼目。及偏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不合吐酒餘殘。飲刺盞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之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

應賣升合務要補填原數。是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及弟榮歸。特來哀告。
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房奩變賣。若為奴寫得七卷。仗此般
若之功。實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纔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
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為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
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勅。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豈不
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為當時錯
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著火或研
薺。不能言眼還觀。或槌搥。或刀刺。牽入鑊湯深可畏。翅燬毛羽括皮鱗。
刮脊刺心猶吐氣。美君喉誘好味。勸子勸妻言後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
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冤對至。面對閻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
鑊湯何處避。勸賢誡惡。真戒忌。莫把衆生當容易。食他一齋齋還他。古聖留
言終不偽。戒殺兼能買放生。身入阿鼻無間地。又沸庭芳詞。鱗甲何多。羽
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醞。痛把衆生割割。刀頭轉鮮
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纔熟。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謾贏得

生前大壽多矣。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宋僧思照。錢塘人。為僧已後。徧歷教庠。研究宗乘。但有所聞。便即立行。每夕四更。即起熏煉淨業。稱誦佛名。懈怠比丘。聞師之聲。不遑安寢。昔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師亦仰倣。即秉鑪白曰。古佛不奪今佛之願。今佛豈違先佛之願乎。其自信也如此。嘗刺血書法華經一部。每一字一禮。至于十遍。如是乃至華嚴楞嚴等經。共禮二百七十餘卷。讀華嚴經一千部。觀音經五藏。彌陀經十歲。又化道俗結繫念淨業會。僅三十年。一日感疾。夜夢丈六金軀。自此每日輪請七僧。助成十念。至滿七日。踊身合掌。同眾厲聲稱佛。良久。屈指作印。奄然坐逝。閻維即焚齒及數珠不壞。

宋紹興初。衡州有僧祖南。居止於本郡法輪寺。自剃度來。唯專苦行。刺指血寫法華經十餘部。金剛經一百卷。彌陀經五百卷。如是書寫。歷二十七載。始終如一。常念彌陀期生淨土。晚年血盡形枯。無病猶能行坐。一日謁方丈相見。並無語。忽端然瞑目坐逝。詳其意。蓋欲堂頭證明後事也。久化

次眉間涌出五色舍利。顆數無算。道俗請求。如願皆得。

宋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為樂。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厨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驚駭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大王。怒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修。却好殺害生命。減算絕祿。令獄卒驅入鑊湯。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放還陽間。大王勅曰。就鑊湯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疽。遍身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候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痕癢。其善惡之報如此。

宋遂州姜學生。纔年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前身脩福。注今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

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奉玉帝勅。令汝減筭絕祿。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為牛取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大王。改惡脩善。乞賜還魂。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敬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聞此言。遂告大王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雖作詩賦文詞。却不曾毀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畢。世食素精勤受持。大王憫其回心。改惡從善。責放還魂。大王誡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修行善業。若再違犯。卒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魂。親識鄰里咸來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輅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留在都白馬寺中。寺為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

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

宋慈溪縣有居士吳振心。務善道。嘗發心書寫蓮經一部。讀誦不輟。紹熙壬寅歲六月二十日失火。衆人奔救。什物流散。火後思其經。次日方得之於隣舍。視之。缺失第四卷。知已被火。過七日。男興宗屏瓦礫次。是經端然居其下。但卷初微有所損。四衆睹見。再歎希奇。

昔温州治中張居道。滄州景城縣人。未蒞職日。因嫁女事。恣意屠宰牛羊猪鷄鵝鴨之類太多。渺旬得病而死。唯心尚煖。經三日却活。云初見四人來。一人持棒。一人持索。一人持袋。一人着青騎馬戴帽。至門下馬。懷中拔一張文書示居道。乃是猪羊等同詞。共訟居道。其詞曰。猪等雖前身積罪。合受畜生之身。配在世間。年限未滿。遂被居道枉相屠殺。更歸畜生。再遭刀机。有騎馬者。即令從人縛居道去。直行一道。向北行至半路。使人即語居道。吾被差來時。檢你算壽。元未合死。但坐你殺許多衆生。被冤家錄訟。今冤家專在閻王門底待汝。居道聞之。彌增驚怕。告使人曰。乞示一計。使人云。但能為所殺生命。發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當得免脫。居道自發誓言。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形供養。願冤家解釋。少時望見城門。使人引向東入。轉向北。見閻王廳前。無數罪人。問辯答款。着枷被鎖。扭手鐐。足鞭撻。狼藉哀痛。叫聲不忍聽聞。使人即過狀關王。王曰。急喚訴者來。使人走出。諸處述問曹府。咸悉稱無。即帖五道大神檢化形案。少時有一主者報云。世人張居道為殺生故。願造金光明經四卷。依科其所遭殺者。並合乘此功德。化生善道。王曰。居道再歸生路。當宜念善。多修功德。於是出城。如從夢歸。後居道發心造經。戒葷止殺。時溫州安固縣丞妻病。經一年。絕粒不食。獨自狂言。口中唱痛。叩頭死罪。狀有所訴。居道聞之。為其夫言。多是冤家所苦。急為造金光明經。求氣懺悔。縣丞依導其教。請人抄寫未畢。妻便醒悟。說云。狀如夢。昏昏常有鷄猪鴛鴨。一日三遍競來咬齧。痛不可當。後皆化為人身。來與我別。云。雖是冤家。遭汝屠宰。以汝為我。敬造功德。所以令我得化為人。今既解散。不復相尋。語訖。即去。病即輕差。由居道指教之力也。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平生樂善。多寫佛經。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

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吏曰。彼有寫經功德。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入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增寫金剛般若千餘部。

宋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針鋒綴舍利如粟。連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刺壁窠圖。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日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跏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彩雲向西而去。

唐相州滏陽人。都元方。少有志。好釋典。嘗寫金剛經一部。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交悌。乃將一巫者。

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術法。乃作一符。攝得元方魂。至舍。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山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多迫不得更佳。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至是年十二月。兄憶其言。即往吳山縣訪石名遠家。果得一子。求視之。彷彿如其弟云。

宋任觀察。內貴中賢士。微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徧叅知識。每自歎息曰。余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生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字三拜。願來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遲。客怒云。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寫一卷救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此是

閻羅天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的赦書。客竦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後任夢翁媼謂之曰。我是汝所生父母。感汝寫經功德。已得生天。特來報汝。任獲此報。愈加精進不怠。

宋南康路燕宗周有男臥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傍。正昏暗中。病者忽耳開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半體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元建寧路浦城縣有僧名道鎮。稱曰海珠禪師。平日持誦金剛經。因造南浦橋緣入邵武路。又在溪邊拾得金剛經一本。乃付界首葛宅刊施。曾有頌云。善士菩提心。捨刊解注經。依本便刊行。如同日月明。先葛於丁亥年間得一夢。有僧分付解註金剛經一本。令其刊施。其年忽生一男。及是果遇海珠。令其刊施此經。協應前夢。自後禪師歸本寺。與僧衆云。某日歸寐。後至期。以香湯沐浴。整頓袈裟。升座說云。自號曰無盡意菩薩。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聲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至元

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也。

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勢倦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以施。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一日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宋王通。京兆人也。世積善。常持金剛法華等經。及勸人讀誦書寫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船小莫渡。候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湏臾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湏臾船到。邀通上船。過數山坳。出船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與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又曰。何得現世。因

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關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舉步則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還鄉後。愈行好事。後果以壽終。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生錢。得託生。處世享富貴福。因循不曾答還。自死之後。墮廁中。擔負沙石臭穢。受無量苦楚。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慙愧。恣意宰殺猪羊。烹炮物命。蓋曰被殺眾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魂識。收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枕臥牀席。經年不瘥。以是殺生惡業。減算夭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大王。勅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享福。不識因果。殺害眾生。遂使減算絕祿。今獄卒驅至刀山劍樹之上。償諸惡報。於是慄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嘗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久。豈無報應。

須臾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大王殿前。言貧僧久與仁
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特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改
惡從善。王即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曰得還魂。鄉隣遠近見
聞。無不驚歎。各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活。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
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修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
地獄苦無量。謝汝修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為我將田百
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
亡父所囑。以滿心願。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居秀州華亭縣。因患霍亂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
療。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
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風癱。或癆跛。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
年累月。枕臥床席。將死不能氣絕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所作罪
惡。曰緣果報。毫髮無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自身書寫。或畢世受持。統舉
心動念。遂感陰府。高念善功。先放鬼魂付禮。欠易之憂。其病即愈。無

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尔後又復夢見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瘥。將養月餘。身輕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凡見聞者。無不稱歎。此經有起死還生之功。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底平。日好持齋奉佛。因夫帶往歧州任所。身懷六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娩。兼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已。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得一千卷。見世增延福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猛省。依僧所囑。遂印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二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佑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拍王氏腹。其疼不可忍。又覺已生二男子。在牀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子母雙全。不勝欣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

尔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曰。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大王賜金牀。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普霑恩利。大王再問王氏。何不誦呪。答世間無本。王令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大王又曰。王氏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

五代蕭子良造蓮經一千部。夢感一人送經一卷。云有誤處。乃是第五卷壽量品失一塵一劫一句。即法華之宗。因修此句。乃感白雀翔應之瑞。宋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勤。詣龍虎山叅授九真妙戒籙。事之甚謹。死後半曰。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籙來否。我對曰不曾。葉道士復白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急還家取籙。再來此尋我。并與你家男女云。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籙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其言。焚訖復死。

唐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咲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乙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乙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乙有命便令放還却湏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黷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速蘇於是精思叅受法籙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宋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曰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衆齊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

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聞之。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內檢得其名。

唐應夷。即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疑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恬。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溪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回車畢道及紫素交帶籍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宗師。司馬傳薛季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即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柏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間來問道。為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拾遺張穎撰記。而棲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

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閱錄。為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徧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豐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

宋嘉祐七年。仁宗皇帝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遂平。乃詔遍訪神祠。無有合者。帝後於所受太上正一籙中得之。廼三將軍也。八年三月十六日。詔曰。神理至幽。必有驗於顯。誠心至著。必有達於微。音容相交。符應若合。上仙隱景。唐將軍。上靈飛形。葛將軍。直使飛真。周將軍。階列仙游。名在真籍。頃朕違豫。漠而感通。孚佑有加。康復如故。不薦美號。無以隆其稱讚。不嚴秘閣。無以宅其威靈。唐將軍加號道化真君。葛將軍加號護正真君。周將軍加號定志真君。仍於在京宮觀內建置殿宇。庶殫精。庸答休證。

宋何胤字子秀。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遂篤禪學。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君若耶雲門寺。又以若耶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椶。因巖為堵。別為小閣。竊處其中。躬自啓閉。童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晝夜惟精心念佛。胤仍還將築室。二人看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拍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遷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並。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年登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懷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趨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鵝。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盞。盞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緘。乃是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

既有德應獲延期。胤疾乃瘳。至是夢見一神女。年八十許人。並衣袿行列
在前。拜於牀下。覺又見之。命山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
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復食蚶蠣。使門
人議之。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之所重。無
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
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條。行亦自及。
夫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晝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
盜手猶為庶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駟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夫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未
年遂絕其血味。

昔括蒼縉雲何山之崇德寺僧清光。好食牛肉。每食必二三斤。人屢勸之。
終不聽。一夕夢至陰府。主者謂追吏曰。可引之詣獄。至一門有牌曰。獸泥
沙獄。入獄見獄卒縛二木夾罪人於沙石中。若今磨碑石者。有磨去半體
而不死者。冤痛聲不忍聞。吏頽僧曰。爾受戒而食牛肉。亦當被此。乃梓清

允磨之痛不可忍。少息又復然。如是者數次。痛苦無告。忽憶念佛號不絕口。吏即解放之。謂曰。汝壽命亦未盡。又且不忘念佛。今姑放汝。然自此勿食牛肉也。清允以夢徧告人。而其性根所嗜。終不能自禁。未幾病傷寒。思食牛肉而不可得。恍惚如夢寐中。遊行出外。過小橋。宛轉至墻隈。有市牛肉者。清允大喜。食之甚美。飽飲以還。既醒未及語人也。清允之相好者來問病畢。忽曰。適有所見。頗異。有蜈蚣甚大。自公房中出。徐步詰曲。過牛院小橋。直至圈中。牛有遺糞在地。蜈蚣食之過半。既飽。其態度甚欣喜者。復自彼還入房。即不見。清允大駭曰。公具言之。客乃為詳言。與清允所夢同。於是胸膈遂嘔。吐者皆牛糞也。清允乃誓於神佛。他日犯禁。則不敢食五穀。當食牛糞。病愈。起尋夢中蹤跡。無少差。

唐崔紹者。博陵王玄暉曾孫。從其父直宦遊南海。其家嘗事一字天王。隣家李或蓄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其家。以為大不祥。或之猫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目命家童繫三猫於篋。篋加之石。復以繩固篋口。按之於江。後不累月。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亟。

將亟之際忽見二人。一人衣青。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勅公。方當冤家對命。柰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紹。即文字分明。紹頗畏懼。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為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爾莫困苦否。紹對曰。亦不甚困。天王曰。欲到矣。遂遙遙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如是者數處。其宮室街衢車馬。一如人世。後到一所。一字天王先入。使者先引紹見判官。判官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為生。判官領紹見大王。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為此入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接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幾人。上餘人齊唱。若走去。頃刻間有一人着紫。

欄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猫首。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佛經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若然。則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叙。蓋馬僕射猶子。璠夫紹之姊婿。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入天。為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咲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請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已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已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大王令人送紹出。到一瓦廊下。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送者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

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漏泄則終身暗啞。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已停止。一旦暮見打嚴警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送者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唯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送者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也。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送者曰。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曰。此王城也。何得恠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而不入地獄耶。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闕。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見舊識康州田洪評事。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都不知。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竊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與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有已子。又不

令外孫歸本族。見為此事。被勘勅頗甚。今公却回。望為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男北歸。使遺骸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一字天王與紹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導引騎從。闌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後紹相別。紹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回。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着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謂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

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厨膳。以君疾亟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剛經一部。及寫佛頂尊勝經三卷。以酬解冤之誓。

元。潭州小吳門外拱德城畔街南居民孫侍榮。立身奉公。居閑慕道。皇慶二年癸丑正月二十四夜。左邊隔壁隣居遺火。狂風似箭。延蔓至上邊民居。到城隍。又飛火過于街北。房宇燒絕。又飛火過于下邊街南。燒至侍榮右邊隔壁。鄰居而止。火起之初。侍榮發心許醮。在後火息。延燒四十九戶。中間獨存侍榮房舍。翌日相識探問。夜來火中見雲如青傘。蓋空中旋舞。有此感應。

唐李立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縣丞。忽一日暴卒。見二鬼使來追。一人云姓段。時同被追。百餘人男皆袒枷相迫。女子反縛被鎖。前驅行可三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此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于此歇馬。立一方知身死矣。到一陰府。段指一胥吏。此人姓

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過。王曰。汝殘忍無慈。好殺物命。以為已樂。須臾見所殺禽獸。周圍數畝。從已索命。其從數人有一人姓田。任揚州參軍。王令左右皆授以藥。喝令開口納藥。一丸。衆納藥。即成猛火。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宛轉至田氏。累三丸。而王不見火。王驚曰。爾有何功德。田云。往年獵于揚州棘叢下。得玉皇經一部。今已持誦百部矣。王云。此正滅一切罪。王令檢田功德簿。還白如言。遂次至丘一。丘一怖甚。急云。某曾寫玉皇本行經。王云。審有此否。吏云。無。焦策進曰。有。本人寫經。見在天堂。王曰。冥間號玉皇。經家上功德。公能書寫。功德不小。即勅焦策領向天堂檢驗。至一寶殿。甚壯麗。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幅。果是所造之經。既回。見王知所造經有實。乃召所殺生命。令田與丘一許造功德。田即應聲便念經。王起合掌聽之。纔三紙許。回顧庭中禽獸悉已不見。丘一急發願云。願寫玉皇經一百部。田誦經畢。王令焦策同一青衣送田與丘一還。焦策云。惠乃及此。豈不相報。丘一乃許錢三百千。辭而不受。與造經五部。曰。可也。至一坑。策推之。乃活。身已在棺中。惟聞哭聲。死已三日矣。急呼人至。破棺乃起。旬

日寫經五部了。見焦策來謝云。近承君功德已生天矣。尋百部了。適有勅加丘一兩品。仍充嘉州推討使。

唐康仲本。元和十一年往東海。數年不歸。其母唯此一子。日夕憶念仲本。有一道士來求齋。母不違其志。道士曰。謂母曰。所願何事。母具言之。道士曰。若能急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則兒得渡回矣。道士遂出經以與之。母為不識字。將所得經。藏堂柱舊孔內。加漆其上。旦夕焚香禮拜。祈兒早得回歸。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明日視之。則柱已不見矣。莫知其由。一月餘日。兒果歸家。以錦囊盛水一段。昇歸。遂入拜其母。母遂問仲本曰。此何物也。仲本曰。昨日海上遇風。破舟溺水。感雷霆投此水於波中。仲本及一舟人目得此木而出。仲本之命與財物實此木所與。敢不尊敬。其母視之。驚曰。此吾藏經柱也。昨日雷霆不見此柱。命斧破柱。遂得所藏之經。其子愈生敬歎。終身持誦焉。

宋李去病。伏見玉皇本行集經。高上無比。妙法無與等倫。功德不可思議。發心信受。齋潔自寫大冊。讀誦日。慮倉卒不能負戴。遂生湮沒。何以扶危。

拔茲利益存亡。而普福含靈。願作小軸。便於珍藏。冀傳不朽。隨在虔持。誦作濟度。舟楫為安樂。醫王覆載有情耳。聞口誦。信受尊重。咸登道岬。無使灾侵。一如奉行真誥所願。既作是願。遂就邑請邯鄲前承郎王肇齋戒。書寫。庚戌歲九月上旬。有七日也。寫經一卷。是夜有五婦人各着豔衣。前一婦人衣紫。迺相顧盼。欲來相害。肇乃就寫經几案間。得退筆數枝。舉而謂衆婦曰。此乃寫玉皇本行集經筆。衆婦驚走。復自疑慮。其鬼未恐怖。遂執筆出戶。衆婦果東而走去。肇引筆指西曰。此方去。衆婦驚懼。詔所拍方奔潰而滅。肇歡喜。讚歎經力何如是之驗也。既而語去病。自夏徂秋。寫玉皇大神呪。及本行集經凡十部。今有此驗。去病思五婦人者。乃是陰魔也。此經蓋將傳天下。垂萬世利益。一切存亡。信乎玉皇本行集經者。功德中之功德也。書寫之筆已能却邪。况書寫讀誦其功德力。窮劫難言。豈不誠然乎。

唐主僭乃康晉市民。稟性頑鄙。不顧罪福。唐元和十四年。其家併遭大疫。十死八九。惟僭獨免。一日忽思犬肉食之。頓失雙目。所苦非一。不求醫藥。

惟禱祝神祇而已。並無感應。俄有一道士登門告齋。曰。問僂失明之由。僂具實以告。道士曰。吾教汝持玉皇經。此經能救衆苦。報應如神。子能受之乎。僂辭曰。愚人又且失明。固不可奉命。道士曰。但請人書寫亦可。僂敬從之。造得一部。請師誦之。是夜夢一道士持刃決其目。僂驚覺。兩眼復明。如故。遂終身齋戒。專心持誦此經。

唐李脩顯慶中。丁父憂。發心寫玉皇經三部。以荅劬勞。纔一部了。筆間有五色圓光之炁。經畢。筆無所損。每聞異香。座前時有花墜。後失筆頭。經半載。夜目見地上有金色光彩。視之。乃向所失筆頭。自然光彩不壞。經之功德。孝誠所感。父得超升矣。

宋番禺主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周。每幅皆斷為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制。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握筆。群鴉數

十鳴梁屋上。逐之不返。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衆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闕。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拍之。箭脫。自板鴉飛入空中。周讚歎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靈感如此。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